

夷

堅

志

夷堅三志已卷第四

張馬姐

虜大定八年蓋中國乾道戊子歲也海州守曰牙哥信用忠義人侍其旺使出入門下面前張馬姐亦胡人面前者客將也言旺必叛不可留牙不信未幾旺果結楚州朱其謀南歸中夜斬關入城欲殺牙走登高樓以避其銳張在傍呼曰不听鄙言致有今日比曉旺以衆少引去其麾下張雄飛墜樓傷足為馬姐所擒至於牙前雄飛心怨馬妄云張馬姐實招我牙已悔向者不采張言畏或漏露已必獲罪陰謀欲

害之聞此說正投機會遂并斬兩人事定牙晝坐於
郡齋聞有擊窓戶者疑其鬼物叱之曰是何鬼祟而
敢來此空中應曰我是故面前張馬姐昔日屢獻忠
言不見納後來事應當受重賞而反以為戮既訴諸
陰府矣牙曰我命正旺可若何自是張形見于屏後
三鬼随之曰使君雖祿位尚旺我亦不離左右姑少
待也牙頗惧屢醺謝之不退至于死乃隱相去三年

豎彥穎女子

章立豎彥穎以乾道庚寅秋虜大定十年省親臨濟
回天色未晡而陰昧冥晦謂為日暮求託宿之所得

一邸店而居方倦憇房內一女子推戶入欲問為誰
握手不答且掩其口豎在羈旅沉悅慕其貌又密問
之對曰我即南鄰京氏處女也知尔至此故竊相就
豎大喜留與共宿未曉促啟程因隨歸里情好轉篤
目之曰京娘經歲餘同一家出遊野外見墓祭者擘
裂紙錢忽大慟曰未知我父母曾為我添墳上土否
衆駭而扣之不肯言晚歸舍亦默中宵長嘆執豎手
曰我實非人死來已久但精識不泯得以周旋世間
與君有夙契得諧伉儷之歡茲暫請別明年今日當
再會面於郊矣遂趨出不見及期果遇之泣叙睽闊

遺逝

暨挽與歸辭不可曰會合有時非由我也我便去只遺一僕相從君不宜往乃如之僕躡步可三里抵茂林女入其中有數侶伴出迎載以驢而逝暨憶念成疾竟致淪喪臨終猶眷眷稱京娘不已

蕭縣陶匠

鄒氏世為兗人至於師孟徙居徐州蕭縣之北白土鎮為白器窰戶總首凡三十餘窰陶匠數百一匠曰阮十六稟性灵巧每制作規範過絕於人來買其器者價直加倍又祇事廉且謹師孟益愛之遂妻以幼女暨敬歲生男女三人既皆長大而阮之年貌儼不

卜院

少衰衆頗疑其異謂非人類雖師孟亦惑焉唯妻溺
於愛無所覺阮或出外不持寸鉄登山涉嶽渡水穿
林未嘗恐怖蛇虎蕭沛土俗多以上巳節群集郊野
傾油於溪水不流之處用占一歲休咎目曰油花小
院嘗同家人此日出遊抵張不來山見鹿鳴呦々意
氣踊躍及暮還舍語妻曰我欲歸鄉省父母暫與汝
別如要見我時只來州城下寶寧寺羅漢洞伏虎禪
師邊求我妻固留之翩然而去後二年師孟携家詣
寶寧設水陸齋幼女憶阮言同母入洞瞻伏虎像以
傍一土偶以手加虎頸容色休態悉阮生也始知其

前時幻變云

于允寃鬼

于允升者楚州山陽人居郡南鶴河之側乾道五年
從徐之寅奉使為屯田總轄官涖屯于二十里外畢
溝東寨有惡子傳乙雖出官門而自少不學流落淮
浙專持人短長屢訐允升之過升憾之而未有以報
也乾道九年六月傳詣屯莊脩謁升待之厚而竊甘
心焉飲以未熟之酒啖以半生之面洞泄連夕求醫
於升生納諸松棺舁至西寨三叉口當道瘞之朱
從龍都轄力田知其事未暇治舉目是升當見傳子

在前相歡語如平日志所欲成必陰為啟導升私喜
以為得鬼神之助明年春從龍坐事去升於恍惚之
間若有人告以嘉謀者意功名可立致遂糾集徒侶
度淮攻宿豫掠臨沂王家金珠楚守畏生邊隙遣劉
光遠以閤門祇候說誘之升猶持疑夢中聞人言云
當作肝胎歸必大貴乃南還提點刑獄以狀奏陳詔斬于肝胎
水濱臨刑猶見傳守左右右四事亦
朱從龍傳

齊宜哥救母

江陰齊三妻歐氏產乳多艰幾於死乃得免一子宜
哥年六歲警悟解事不忍母困苦咨於老人問何術

可脫此厄老人云唯道家九天生人章釋教佛頂心
陀羅尼為上即求二經從一史道者學持誦三日悉
能晤憶于是每以清旦各誦十遍焚香仰天輸寫誠
懇凡越兩歲紹興元年歐首孕更無疾惱至十月將
就蓐宜哥焚誦之次見神人十輩立侍子旁異光照
室少焉生一男其惠遂絕

俞一郎放生

俞一郎者荆南人雖為市井小民而專好放生及裝
塑神佛像紹熙三年五月被病危因為二鬼卒拽出
行荒野間遂至一河見來者甚衆皆涉水以渡獨得

從橋到彼岸別有鬼使引飛禽走獸萬計盡來迎
接稍抵前路又遇千餘僧及一門樓使者導入望殿
上十人列坐着王者之服問為何所曰地府十王也
判官兩人持文簿侍側俄押往殿下檢生前所為王
者問有何善業可以放還判官云此人天年尚餘一
紀并有贖放物命已受生人身者二十余合增壽二
紀王遂判俞一本壽只六十三歲今來既增二紀卜
日下差童子押回俄兩青衣童引行青草路至一缺
墻推其背使過不覺復活左手掌內有朱字教行不
可認蓋批判語也

沈六寄書

桐廬民沈六家富招接四方客旅而嗜酒好博淳熙末因敗數百千酒後憤躁自刃死其弟歛而塋之至慶元元年三月隔七歲矣福州吳客者往蔡州權場遇之於路向時固與之相善延詣酒肆飲數盃問以前事沈曰莫听人妄說我實曾自傷當時值良醫封合瘡口未久即安若不逢他也是費力緣此羞見諸親且將些錢遠出作商粗可度日此去我鄉里难得好便今日逢故人殆是天幸上落如歸鄉望為帶一信與第七哥即約明日復會遂各分手明日吳舟往

沈果來却與吳飲酒出家書寄番羅白綾各一疋人參二斤託以付妻揖別而去及八月吳還過桐廬出書信授沈七驚曰家兄死于非命故東方焚化嫂已別嫁人了只在近處乃偕往訪之所書真其兄字書又一小封與妻寄以綾羅而人參寄弟凡叙說生前細瑣一一皆然妻改嫁後夫姓名并月日無不知者書云我本欲一二年後歸汝既不守制不復南矣妻讀悲恨之極無由再達音耗但修佛果薦之

傳九林小姐

傳七郎者蘄春人其第二子曰傳九年二十九歲好

調狎遊常為倡家營辦生業遂與散樂林小姐綢繆約
竊負而逃林母防其女嚴緊志不能遂淳熙十六年
九月因夜宿用幔帶兩條接連共縊於室內明日母
告官驗實收葬紹熙三年春吉州蘇客逢兩人於泰
州酒肆為生家李氏當壚共役蘇頃嘗識傳問其去
鄉之因笑而不荅蘇買酒飲散明日再往尋衣主人
言傳九郎夫妻在此相伴兩載甚是諧和昨晚偶一
客來似說其宿過羞愧不食到夜同竄去今不復可
詢所在也

楊五郎鬼

牓

鄱陽和風鄉民楊五郎家自慶元二年十月以後每到夜分必有扣戶不已者及令僕妾出應則無人焉凡經數月許三年二月楊習慣其聲不甚畏窺之於門隙乃一物着布衫長五尺余即率衆僕携柴杖啟閤叫逐得急走如飛明夕復然又明夕楊先伏壯丁十輩於門外籬下遮以蓆席又真人于中向不懈如期而來衆人合力夾擊遂執之物滕踊作勢身長一丈黑毛遍体兩臂之大如股併投刃殺之全無血汁及剖其腹亦無腸胃視面上昂坐三眼守之至旦沸油煎其肉化為黑水流去

燕僕曹一

舒州民燕五在市煎貨糍餌淳熙十六年四月一男子自通為曹一求備春粉使令之役衣飯外不請工錢燕留之為僕小心祇恪願指如意雖令幹置它事悉皆盡力凡四年曉夕如一郡人皆以為未嘗見店鋪家僕廝若是其謹者一夜已寢外有十數人敲門稱來就曹一索命我輩根尋他四年于此矣今日須將命還我曹當時顛俱亟告主人云某實府差罪過不敢有隱昨經過連州見有十二商客所齎頗厚因詐作提茶人就山岡上傾茶與乞而和藥于中皆困

倒不醒即殺之而棟取金銀北還今埋在本州宿松
石橋下若蒙相救當盡以荅謝燕五大駭曰十二人
同行尚被汝壞了何況我家只六口又多幼小早知
汝行止如此那敢相留既寃債臨門豈能奉救俄聞
外間言燕五哥比說極是已而門自開衆鬼捧曹一
而去

甯氏生子

湖口人詹林以妻甯氏無子夫妻常焚夜香禱北斗
求嗣經十余年不驗紹熙之初忽起惡心至啟告云
詹林自省平昔不曾作惡事今年四十四歲妻四十
與

二歲焚禱十年並無感應不知有天上直否方咨
白未了見一老人咄之曰詹林專好食魚子及淹藏
鷄鴨卵不令生抱故造物磨折永後無嗣汝不思已
過反敢怨天豈得為便言訖而沒林悚然追悔齋潔
謝饑乞自今以後不復更食魚子及藏鷄鴨卵於是
每遇春時買魚苗及子放生而奉斗益謹慶元元年

遂生男

右七事皆
徐謙言

周十翁墓

祔
弋陽周尚書高祖十祖翁居邑之松山因妻亡招術士
訪墓地未獲焚妻告云地不須他求但用明日去茅

岡上乱揮竹杖驚趕起遇野雞飛起處便是穴覺而
如其言往反且十里無所得以為不足憑信令術士
別卜又夢其妻云我夜來所說非虛語只在屋前後
數里內仍須絕早起於日未出時着意尋討如更遲
兩日鷄不復在故處則失之矣其地非尋常比興旺
甚速或倡之治窆切不可深它日定出狀元宰相富
貴綿遠儻不穴過深其發必遲種、不及矣翁念兩
夢之異遂率子弟宗黨協力營求才行數里果一雉
從茅中高翔而逸急立标志之土氣溫暖迥與岡上
它土不同乃治為双墓術士自知無功辭謝必薄妄

以禍福開曉竟鑿過一丈翁沒後子孫皆為民至百
餘年曾孫庭俊始生子表鄉登科第二人位至吏部
尚書十翁塋處左右前後唯產茅茨獨對穴有古松
一株指為棠山而松稍向東者極孤側不正故尚書
頭稍偏諸子諸孫亦多如此

葉通判錄囚

淳熙初衡州有公吏三人坐枉法罪至死憲司檄衡
山丞貴溪葉璟錄囚承伏遂受誅葉回縣便得心疾
遂以尋医解官歸鄉自是朝夕咕囁若與人辨對狀
遇飲食盃酒必令家人辦具四分造宿卧亦設四榻

否則被簪擊索命債葉或稍醒則責之曰汝輩既稱
冤枉當我錄問時何不翻異況自有勘官何預我事
雖不能答然後不捨去如是二年一家不勝愁苦一
日頓蘇呼妻子告之曰三囚已尋着原勘官知道無
預我事只辭去只覓盤纏三十貫可便稍與之妻子
即如戒仍備酒肉祭遣葉豁然無恙然參選改京秩
知清江縣維通判郢州紹熙二年物故

右二事皆
張思順說

夷堅三志已卷第四

夷堅三志已卷第五十三事

太寧獄囚

陳茂英福州長樂人為泰寧知縣前政在任日有民
鄧開五毆殺一桶匠投尸於大江中事覺受捕而入
獄以尸不存之故不肯承伏遂經年未竟陳視事三
日窮治此凶并證佐被連者八人鞠問既得要領具
議具案牘次日晡後將退廳間獄中喊噪聲甚厲即
往視之鄧囚已脫鎖械但帶枷在頸連聲若苦獄卒
莫能制陳知必有物憑附者咄曰汝是何神道我自
有官法良久乃定云各請方便陳又曰我自有官法

我先出去。汝是何神道，亦宜出去。因遂熟睡。陳戒獄卒嚴守護。俟其醒，則問之。迨夜半始甦。一身自背及脛皆青黑色。扣所見云：初時一大人着紫衫者隨從，兵衛數十輩用棒打我，忍痛不得叫喊，跳出又一紫衫官人來，喝云：汝是何神道？我自有官法。大人者，回顧吏卒言也。是也是各請方便。後官人先出。於是盡還。徐究所以，乃桶匠之家。父母兄弟痛冤，恨又不得伸。專詣光澤縣致禱于廣祐王故也。鄧因是方伏辜。

太平牛夢

陳知縣在太寧日夢到一處遇三牛當道急側身避之其牛作人立而言曰告你教人莫殺我覺而告妻子曰今日詞狀須有來判憑者以此縣故例凡欲問剥病牛者必投狀給公憑乃許之蓋欲防私宰殺也明日治事第一狀曰家有一耕牛染瘴病死乞行開剥陳怒叱之曰汝有牛三頭如何但說為一其人駭愕不能對即遣一吏隨往驗視果見三牛其一已就屠昇至庭下陳親引手按摸尚有煖氣方未死時元無疾乃依法寘于罪次年又夢與一客在野路交語一牛齧草在傍良久客去牛亦作人言曰謝使住者

吏民呼邑官之稱驚而覺明日衆手力共陳狀云歲
例用牛賽神適有黃牛病瘴已合錢買得願賜判許
陳命牽至則狀牘無所苦立捷詞首而捨牛付道士
觀令耕墾場圃數月產一犢陳以西夢靈異念牛有
功於民遂申嚴法禁約束諭曉自是此風為戢

王東卿鬼

陳茂英在太學以乾道己丑登第為長興尉淳熙乙
未方赴官蒞事未及月夢同舍長溪王寅東卿來訪
陳曰三哥何由到此荅曰寅流落已久不能歸可為
作一方便使達故鄉陳曰於義固所當然但弛擔才

頃

兩旬猶未受俸豈能少効助力曰非此之謂也揖起
即去陳寤而思之不相問七八年矣豈非死於此乎
明日博詢邑吏一小胥云頃歲有福州王上舍曾來
謁顏知縣徐縣尉送往大雄寺安泊偶得病死縣官
為旅殯寺後仍報其家其親戚來火化尸柩收骨歸
矣陳謂卿已歸骨而魂魄尚留滯殆是城社之神！
拘錄之尔於是具酒敬詣元寔所祭酌而用尉司公
牒、城隍社廟閔津河渡主者令不得阻節王上舍
神魂俾得善還福州長溪祖先墳墓焚牒後三夕夢
王告辭曰得君移文乃遂歸計泣謝而沒云

右二事
皆陳和

縣說

黃氏病僕

平江士人黃氏一僕得疾莫能名其何恙但瞑目昏
卧不語然不飲食凡四十餘日忽蹶然而興告其妻
以所見仍走白主人云自初病時便被人引去到大
屋下使參拜大王次參同伴約有三四十輩即隨逐
以行沿路徒衆張々馳走遍域内外周匝往來未嘗
頃刻休息或有報者曰某處某人家集會亟奔以往
及至果見桎盤酒牲羅列豐滿相與鋪啜畢又奔赴
他處遇市曹刑殺罪人則左右環坐於屋簷上觀看

說者

才命斷彼刑孝升屋盡拜諸人又倉忙狂走城廓墻

壁並無陽礙亦不曾有神道關問唯值知府出則避
伏橋下黃昏鼓角發嚴亦掩耳而避畢復如故嘗在
道堂巷遇運使儀從經過其間有欲避者其一呼曰
不須得交有而趨一日抵城外陽山遠望一秀才閑
步皆下路躡閃我問此何為者合詞言是宰相也每
過本宅門前要入唱喏輒不許今日早晨一鬼問我
云汝來此幾日我答之曰不記子細料想已四五十
日其人為白主者欲放歸主者未听別有一人似判
官形狀力言恐不使乃得還既醒之後省憶群鬼皆

向來伏法之人運俟不終任責罷而卒僕雖復生然精神昧々常如癡醉不半歲竟死

北虜鎮國物

劉通判云曩在江陵見淮甸一客因語世間異物言紹興辛巳之冬虜亮戕滅隨行帑藏舟車多為王師所掠吾亦從而奮獲一生首將揮之以劔其人哀鳴乞命曰舟中有寶當取獻以自贖乃釋其縛遣二卒從之以往少頃携一匣來啟視又有匣兩重皆金玉裝飾第三匣內一石三棱上尖而下大色微黃石之腰有玉龍旋繞仰首左爪撲一玉珠爪牙鱗鬣獰雄

熟視如生不與世間繪畫者類其人云虜主以此寶
為鎮國尋常欲觀其變化則用淨盆貯水候夜半置
於水中須臾間黑雲蒙覆其上必急收之稍緩恐或
昇去某如所言試之果然尔遂珍藏到今劉曰物今
在此否曰常以隨行因從借覘明日出示留之至夜
亦一試之悉然又明日復歸之不知其後存與亡也
右二事常德
劉通判說

衛靈公本

范元卿與同舍一士因休假游孤山竹閣有市民持
耳當能耳冠耳為市范評買一冠民需價三千范以論語次第

為隱詞曰與顏淵如何同舍言未可且只鄉黨民嘻
笑不語徑出范追告之曰我猶未曾還直何故遽行
民曰所得所說無緣可成自當衛灵公本了二士大
慙不復更酌答退而謂人曰使竹閣有板縫可入亦
當掩面遮愧盖此民乃市井薄徒剽聞士子常談已
熟故反遭其哂也

李持司法

德興李持司法平昔好飲每醉必使酒御僕妾甚酷
捶楚未嘗一日弛於家淳熙初赴官荆門妻孥不願
行但携鄉僕姜成李勝以往到任之後更迭受撻甚

劉縛之庭下而自就寢廳吏憚畏廷怒不敢為解率
至明旦乃得釋不勝怨憤念受痛苦無已時非隕厥
命不可一夕乘其爛醉共扼陰隱而斃之而以醉死
為言內外莫能察軍守胡儔元壽遣健卒報其子來
護樞南歸二僕隨去才上道三日復捨之而反投寄
居趙武翼不快為料理身役姜得掌經摠制庫李掌
常平庫會胡守招僉判許慈明寶臣宴於蒙泉夜半
席散回抵鼓樓前隱隱見一綠袍者悲揖曰告知府
僉判為我正性命胡喚客將問汝見此官人否其人
為誰皆云故李司法也意殊惻然明旦究其事或以

二僕告立命擒捕送獄錄事參軍趙彥中大本推鞠
一訊即招伏案成當奏讞竇臣白胡曰李君死已久
吾曹向來失於覺察今若盡法斷治湏追取亡者尸
柩至此發驗之乃可結款如是恐致多事不若斃之
於囹圄群僚以為然密諭獄吏僕遂死已而胡許於
數月內相繼而亡或謂不明正典刑之故使二僕不
復來彼處未必遽敗獲凶人不終理難漏網也

邢監酒刃妻

右從政郎求某以恩科入官為真州六合令踰歲而
時得熙元年也無妻無男子生涯窮薄唯有一笄

一無以為歸郡守趙善理為屬新令汪文林俾林擇
厥配自捐家資辦奩具得本邑邢監酒者以嫁之居
數月邢酒罷忽語妻曰吾聞汝於父身後與小吏淫
通今我作酒官出入縣門使人羞見吏士妻怒持刀
自誓曰我無此事是誰撰造謗言盡明以告我詎不
與之俱存邢云不消尔殺人我自斬尔妻愈怒授以
刀瞑目叱云何不便下手邢已昏醉即刀之束手即
執及上府趙守欲脫其罪摘問之曰邢監酒却何故
病心風殺却妻室意將啟導使變情詞邢對曰元不
病心風乞申明朝省郡差天長主簿程伯固莊獄邢

竟論死求氏散殯於六合廣福寺每出為厲以惑人

朱妻眈眈

撫州司法朱撫縉雲人也有愛妻眈眈妻趙氏嫉妬悍厲不能容錫楚無度竟致于死撫時在官所追憶悲恨至廢寢食未幾趙已殯奉喪殯於僧寺人皆見一美女披髮跣足隨柩以行知其為眈眈之鬼也泊撫終任還家與趙柩入門亡妻躡其後撫歷酒咒之曰汝死誠為冤痛吾念汝不已娘子既已下世尚何所云業債相償自應托化乃呼道流建醮為趙荅謝讖釋并以薦妻往生自是不復出

趙不刊妾

荆門食判趙不刊一妾曰憐：以產子死于官舍而精魄罔：常若在家每五更必出堂門屏外呼喚吏卒云安排官人轎子皆以為宅中他婢但嫌其太早悉起伺候淹久困歇則又復尔訖於趙之去代者許昂臣至鬼亦常出沒乃擇行法道士書符焚所斃之室以禁制之然後稍息竟不能絕也許未終更而卒故鬼得而撓之云

右四事皆許寶臣之子洵說

吳遠澤夢

鄉士吳雲遠澤紹興己卯秋赴鄉舉夢往譙樓下覓

榜至則萬衆雜沓不可容步但聞在前者共語云垂
某作魁而莫知己之得失於是排拶勇進而榜揭愈
高隱々望魁選者果姓垂名字不可辨歷視行間方
大喜已姓各粲然可覩喜不自勝連聲曰雫了雫了
俄而覺亟炷燈志於策且以告朋儕皆言世間元無
垂姓者恐未必尔也後數日貢闈拆封吳恃有佳夢
自往候之乃占第二十六來賀者謂解元胡飛英與
夢不同已乃聞之胡本習禮記是年詩賦兼經以天
子與日月並明為賦題其首句曰聖德高拱天光下
垂所謂垂某者此也其語已見文茂第二卷胡仲徽

兩篇中所言士子之夢蓋吳云

潘三十四

鄱陽石門士人潘良顯為舉業極俊敏紹興庚午詣鄉舉年才十九歲赴春闈未歸父夢數黃衣報省榜於其家取看榜尾有潘三十四正過六字而書于後曰知貢舉教授侯正道雖無良顯名而三十四者乃其行第侯君者已登科與之姻連用是深喜謂厥子必高選然是榜乃不利自後凡五試有司及三十四歲而卒侯君亦亡則知無名者蓋示不第之兆如劉若虛之義等也

程朱夢改名

樂平程覺元名朱專習詞賦紹興辛巳歲夢入官府
見紫袍者據案書判一吏宣讀云治周易程覺明年
當作解元遂改今名且將以易經應舉而未能深究
旨趣及試期漸逼詣郡城訪求易師扣謁老儒張
師韓便執弟子禮仍盡述夢兆張與之昧平生適有
宅故不赴場屋矜其誠至乃語之曰新天子方踐寶
位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
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正是趨時好題自宜為之備
於是教以破題及主意大槩程欣然而退才歸邸即

全用所戒綴成一篇迨首場引自適此題第二篇又
曾立藁日亭午所對已畢殊為愜快三日竟留邸俟
緣與張大用漏泄之故降下七名然終不失一魁也
洎揭榜果居第八實為本經魁

右三事張
師韓說

夷堅三志已卷第六十三事

上請堯舜

東齋記事載楊文公知舉日於簾下大笑既開院上殿真宗怪問貢舉中何得多笑對曰舉人有上請堯舜是樂事臣對以有疑事不要使以故同官俱笑此語久矣近有士夫夫投予啓謝論薦者云措諸事業皆仲尼之皇、發為文章合唐虞之渾、以唐虞與仲尼為對殆是欲與向時舉人分謗耳聊記之以獻覲者一笑

摩耶夫人

王仲言有女為父母憐愛而所以懼其父者非一因
戲目之曰摩耶夫人淳熙中為滁州來安令一少年
勃慢其兄、毆致傷訴于縣仲言正訪詰其故忽拊
案大笑吏卒在廷皆莫能測良久乃云吾三十年尋
一對今日始得之呼兄前語之曰汝可謂愷弟君子
且與摩耶夫人對作兄打弟於法收罪亦輕自今不
得復尔即遣出豈字音愷北俗稱毆打為愷云

王元懋巨惡

泉州人王元懋少時祇役僧寺其師教以南蕃諸國
書盡能曉習嘗隨海舶詣吉城國王加其兼通番漢

書延為館客仍嫁以女留十年而歸所蓄奩具百萬
緡而貪利之心愈熾遂主船舶貿易其富不貲留丞
相諸葛侍郎皆與其為姻家淳熙五年使行錢吳大
作網首凡火長之屬一圖帳者三十八人同舟泛洋
一去十載以十五年七月還次惠州羅浮山南獲息
數十倍其徒林五王兒者遽興悖心戕吳大以下二
十一人唯宋六者常誦金剛肩背中刀墜水踊身把
舵尾哀鳴求生王兒持刀斷其指復墜水如有物承
其足冥然不知晝夜如此七日抵潮陽界上岸求
乞出徒易以小船回泉州至水隄泊岸元懋夢吳大

等訴寃明日人報所乘舶遭水人貨俱失其半懋疑而往迎置酒法石寺酒半謂二凶曰船若遭水則毫髮無餘何故得存一半凶實告其過且曰今貨物沉香真珠腦麝價值數十萬倘或發露盡當沒官却為可惜懋沉吟良久亦利其物乃言提舉張遜新到任未諳賤事但計囑都吏吳敏輩可也懋即以家貨厚賂之白張君用分数押解外而中分其贏九月初夜宋六扣其家門其父臻嚙唾罵之曰汝不幸死于非命無可柰何勿用恼我對曰兒不會死於是啟扉泣道變故臻曰未可使人知道迨旦走詣王兒處問其子

何故溺水王兒怒曰各自爭性命我豈得知遂密報
林五與同惡四人潛竄臻父子投狀于張下之南安
縣宰施宣教為推吏所給以船漏損人謂非篙稍
之過既已逃亡在法亡者為首將寢不治但申諸司
安撫使馬會叔判云王元懋知情殺人包贓入已改
送晉江縣鞠勘當日移囚二推吏皆見吳大徒侶十
余鬼憤色上衝擁之入水中即死縣宰趙師碩躬閱
案牘悉力審听捕懋下獄緣王兒諸凶佚去未能竟
而諸凶到九座山值冤魂執縛於林中仙遊弓手獲
之得以結正奏請于朝舶使南安宰皆罷吳敏等默

配王兒林五劓於市他皆極法元懋時為從義郎隸
重華宮祇應坐傳官羈管興化軍居數月放還欲魚
程亟歸至上田嶺見吳大領衆寃遮路曰先告於汝
汝不主張今真司須要汝來懋叩首哀懇吳引手觸
其心轆夫悉聆其言至家一夕嘔血而死

趙氏馨奴

潭州益陽趙知縣女嫁泉州滕迪功而寡生男女五
人男已娶婦而趙性慘酷自專家政門戶遇夜扃鎖
皆自身臨之非侵晨弗啟待妾婢尤嚴或有獲罪輒
留伴宿然後囚縛鞭撻以數百計氣幾絕始命曳出

淳熙十六年冬妻陳馨奴者擬怒頗甚手殺之斷其
頭及手足為五貯於糠籠而嚇老僕曰吾藏金銀不
欲令他人知為我窖於廁旁當厚犒汝僕喜而從之
紹熙元年正月十九日辰巳間宅門未開鄰里呼問
之其男曰鄰舍素諳我家事須媽：起來則可遂詣
母房外集衆共叫移時不應鄰以告廂官排闥而入
諸人盡至獨趙氏之室悄然又破壁揭帳但流血滂
沱支体橫卧而失首級具事狀申郡、守顏師魯尚
書捕一家鞠治踰旬不成獄及三月晦日石筍南有
一婦人左手持刀右挈女子首戴花滿髻歌笑而來

邏卒執問為誰曰我乃殺滕迪功妻趙氏者即係之
入府顏公極驚異詰其故對曰妾非人蓋鬼也本為
滕公妾名曰馨娘趙氏刻斷我埋於廁下投訴岳帝
得以報讐恐干連無辜枉害人命所以冒明禁之顏
不之信械頸送司理獄鬼初微笑不止及獄吏用大
辟法加扭鎖綑訊亦大笑理掾以白顏掘地得尸雖
經百許日全不壞為辦醮席付天慶道士鄭紹勳行
持方拜章之次鬼於枷上笑曰我去矣奄爾不見滕
氏囚者盡得釋

婺州有野叟如散浪道人之狀自稱養皮袋不知其姓名鄉里居彼累歲晝夜未嘗寢息當塗張先生見之曰師行周天大運乎以首肯之淳熙末潘景珪叔玠家先種紫木樨一株盛夏將搗此叟謂曰俟六月六夜三更為尔移此花、若丹活必過侍從已而花鮮澤如初潘遂由浙漕京尹擢工部侍郎叟性憎惡它道人唯與汀州管生善招之共處紹熙三年止旦日天未曉管生為取溺器滌叟大呌言汝叔我寨至齊時傾飯于器中而攫食梅花門邊一民家啟飯店素敬信之一日正寒詣其店乞火其人付一以一束

薪因燎衣之次搓草為索：成滅火以縛燎柴枝授之曰事已了千萬莫動着數日間巷內遺火至店壁下而止叟明日過而笑曰先燒了好麼郡牙兵司劉澤亦待之盡礼忽遺以布裙曰着取遮臂劉嫌其不潔只以挂于浴堂前是日晚忤太守葉叔羽尚書受杖十五斷訖出府門叟迎笑曰教汝遮了臂汝不听话打得也好有劉韓二酒家劉氏頗平直韓氏狗利酒更多酸叟携竹竿倚於劉四樓曰救汝救汝動着時吃鐵棒次日一惡少為推吏所苦挺刃致怒吏走上樓惡少隨至吏緣竿墜地皆獲免又旬日詣韓氏取

一杓小便出門首飲之不留涓滴覩者堵立叟曰吃此尿勝似吃渠家酒自是無人往沽金華門外徐氏開藥寮叟抱沙糖空甕與之曰收取穀煇炭後五日一火焚盡建寧人葉森漂泊到婺叟遺之一大錢曰自此有矣仍戒使勿失次年甲寅際遇趙子和厚有所入積錢過千緡踰歲後不覺失之值其妻死橐中為之一空凡言人禍福如指諸掌民俗諧之致敬或從求錢得其荅礼者是日隨所營必遂意否則持杖毆逐之雖士大夫不問也慶元元年春坐於一甕中而逝

張四殺倡

慶元二年春崇安人張四因游一猥倡家語言事忿持刀殺之縣結案上府坐獄掠治承伏以在法無證奏裁報旨未下而抱病死趙監押檢尸竟獄吏慮其無人守護為鼠所侵例用橐薦捲束懸于梁上明日覆檢官鄭監稅至則已復生便能動作略無病態鄭監問所見對曰被一承局喚出平政門方到橋頭又有承局奔來語先至者言何故不教張四揅花帶索遂將我推墮橋下忽如夢覺不知身已死也一府共異其事疑或有寃明日斷鞫下處絞刑臨赴法時吏

為戴花既受戮不解項下索而陳於市蓋幽冥之中

欲正典憲耳

右四事
葉森說

李克已井夢

樂平梅林李克已自少攻苦為學銳心進取然未嘗
登名慶元乙卯當科詔之下祈夢于五顯祠連夕無
所感偶保頭以家狀錯誤退回換易遂夢至一處朱
門紫府門外一方井琢石為闌水清冷可愛徘徊俯
視見天在水中星月繁燭引手就滌不覺失足而墜
既寤流汗浹背乃用井中清水之義更名曰困其音
與淵同及八月赴試乃中選景辰省場不利丁巳中

春選以微疾卒士友謂墮井者蓋示墜落泉塗之兆
固非吉云

二姜夢更名

樂平南衝姜氏家世儒冠至景淳兄弟尤為秀爽淳
熙已酉當秋舉以春月禱夢于神夢到一好處樓觀
崢嶸金碧光炫門首揭大牌曰大洞真人之殿朱衣
吏引造廷下其上三人皆王者之服而金紫侍立者
甚衆小童傳旨賜以文書捧謝而出及門外啟視但有
一強字徑尺於是更名夢強以應詔遂得中選籍其
弟景和紹熙壬子歲肄業邑中道覲同舍陳仲礼夢

其為金甲數人所執束以蒙薦兩頭燃火焚之覺以告姜乃采兩火之義名曰夢炎及秋闈亦預薦而皆未登第或謂由夢傳名者不大顯子以為不然此神祇先以告人使之知敬耳

半山兩道人

樂平胡大本者梅浦巨室也少壯之時嗜欲不閑心銳意學道紹熙初嘗因幹到半山其地數里間無民居幽寂多鬼村衆立佛王堂以鎮之胡入堂駐足日正午見兩道人坐地上一衣青衣佩青銅鏡一衣黃衣項繫藤捲數胡即就揖兩人招使同坐胡問藤捲

何用曰此名因緣子與道有緣者入緣焉又問鏡何
用曰此名業鏡持以照人可知終身貴賤壽夭胡遂
求一照青衣者噓氣呵之半明半暗語之曰汝生來
萬好崇奉三寶本只有二紀壽今增其一胡時二十
九歲念來日無多雖不形言而心頗憂之其人曰汝
但信道不回壽紀有增無減且閉目吾為汝相旋開
目已非佛王堂乃在松林石上驗其異人益加敬從
容甚久遂約聯詩句要疊字三個而續以七言一句
詩黃衣曰覺覺覺三箇葫蘆一箇藥青衣曰喜喜喜
一潭秋水清無底胡曰悅悅悅日月星辰無間別因

更迭辭詠不止兩人欲去而慮胡音隨之謂曰我茅
山人山中有梁邦俊修行造妙宜往師之汝有三分
骨而未免俗氣半月後復來此覓我俄化赤光一道
從空起胡回首視之兩人俱不見時夜已五更又失
向來聚話處亂山叢木僅小徑通行遇樵夫其家僕
蔡二引之歸是夜風雨大作胡衣服略不沾濡家人
驚問之祕不告亟解髮仰卧經幾日不食妻力扣所
值始肯言因口占曰好个寅緣且恁高眠若還得起
振動坤乾遂遣其妻還宗將詣茅山族人苦挽留至
今不出

右三事
余模說

司空見慣

蔡京為左僕射日官守司空坐彗星竟天去位太學諸生用坡公滿庭芳詞嘲之今記其數語云光芒長萬丈司空見慣應謂尋常末句云仍傳僣崖父老祇候蔡元長蔡命字正取元者善之長也長音丁文反而其解易以為長短之長故因以為戲及升當國密諭學官訪首唱者斥逐之

聞人茂德說

黃裳梅花

慶元四年初春鄱陽圃人折紅梅花兩枝高尺許以遺外醫黃裳裳少嘗入道用磁瓶盛貯于呂仙翁前

經旬花落將弃之見花萼上各色結佳實先一夕囊
妻汪氏夢人告云尔門内生梅花兩樹至是始訝其
異聞而來覘者盈色囊持以相示各有實二十餘其
大如豆予亦異焉因加以尊酒囊酌獻仙翁訖然後
拜而飲之梅子既成皆如彈累、滿枝甚可現也

夷堅三志已卷第七十二事

善謔詩詞

睦
敬
進

滑稽取笑加釀嘲辭合於詩所謂善戲謔不為虐之
義陳暉日華編集成帙以示予因采其可書併舊聞
可傳者併記於此王李明給事舉饒客席上粉詞云
妙手庖人搓得細如麻線面兒白心下黑身長行短
驀地下來後嚇出一身冷汗這一場歡會早危如累
卵便做羊肉燥子勃推釘碗終不似引盤美滿舞飲
遍無心看愁听絃管水盤盞寸腸暗斷以俗稱粉為
斷腸羹故用為尾句水飯詞云水飯惡冤家些小姜

成

爪尊前正欲飲流霞却被伊來剛打住好悶人那不免着筋爬一似吞沙主人若也要人誇莫惜更搥三五盞錦上添花張牙甫太尉居烏戎効遠公蓮社與僧俗為念佛會御史論其白衣吃菜遂賦鵲橋仙詞云遠公蓮社流傳圖畫千古聲名猶在後人多少繼遺蹤到我便失驚打怪西方未到官才先到冤我白衣吃菜龍華三會願相逢怎敢學他家二會京師段油能作嘲戲詩嘗當冬月大風猛雨雪電雷電交作或請詠之即云四面彤雲布雨共雪無數雷又似打鼓風又似拽鋸電子遍四郊電光照諸處晚子定似

晴駐筆久之人問如何見得晚晴徐書云天也撰不
去有題壁而名軾者或書絕句云馬相如慕蘭相如
两个才名揔不殊試問此間名軾者不知曾識子瞻
無吉州舉子赴省書先牌曰廬陵魁選歐陽伯樂或
譏之云有客来自吉州姓名挑在擔竿頭雖知汝是
歐陽後畢竟從初不識羞明椿都統立生祠於玉泉
關王廟側士人題云昔日英雄關大王明公右手立
祠堂大家飛上梧桐樹自有傍人說短長都城富春
坊皆諸倡之居一名遭火黎明燒盡有詩云火星飛
入富春坊莫道天公不四行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

紅燭照紅粧秦伯陽書室案上芝草一本裝飾甚華
一客蒙其延遇而言曰鄉里此物極多謂之鉄脚蒜
記得往日曾有一詩云元是山中鉄脚蒜移來顏色
已焦枯如今毀奪元無主草木因人也過呼秦默然
不樂不復客其登門小官在任俸給鮮薄荅搜士詩
云滿目生涯齒一差無端賓客自相磨欲抽已俸憂
家累待掠民錢索法何一飯與君愁裹飽三杯听我
苦中歌更陪一具窮鎗歛唾罵憎慊恣任他董叅政
舉場不利作柳稍青云滿腹文章滿頭霜雪滿面塵
埃直到如今別無收拾只有清貧功名已是因循最

懊恨張巡李巡幾箇明年幾番好運只是瞞人政和
改僧為德士以皂帛裹頭頂冠于上無名子作兩詞
夜遊宮云因被吾玉手詔把天下寺來改了大覺金
仙也不小德士道却我甚頭腦道袍須索要冠兒戴
恁且休笑最是一種祥瑞好古來少葫蘆上面生芝
草西江月云早歲輕衫短帽中間負領方袍忽然天
賜降宸毫接引松心入道可謂一身三教如今且得
逍遙擎拳稽首拜雲霄有分長生不老後章蓋初為
秀才乃削髮卒為德士也詠舉子赴省有青玉案云
釘鞋踏破祥符路似白鷺紛々去試盃幘頭誰與度

八廂兒事兩負真殿懷挾無藏處時辰報盡道天將
暮把筆胡填備負句試問閑愁知幾句兩條紅脂燭
半盂餽飯一陣黃昏雨皆可助尊俎間掀髯捧腹也

范元卿題扇

魏南夫與范元卿克殿試官同一幕范好書大字於
是內諸司祇應者皆以扇乞題詩范各為采杜公兩
句或行或草隨其賤分付之仍為解釋其旨無不歡
喜而退儀鸞司云曉隨天伏入暮惹御香歸翰林詩
云春酒盃濃琥珀薄冰釐益碧碼碯寒御龍直云竹
批双耳駿風入四蹄輕衛士云兩拋金鎖甲苔卧綠

青當作圓

沉槍鉤容部云銀甲彈事用金魚換酒來御厨云紫
駝之峰出翠釜水晶之盤行素鱗唯司青者別日以
致仍致請魏公曰正恐杜詩無此句范執筆沉吟久
之云端臣思得之矣遂書兩洗消：淨風吹細：香
相與一笑內侍傳覲亦皆啟齒

瘍醫手法

人病疽瘍及傷折者多畏醫施用鍼夾之屬紹興初
江東提刑左股發癰日以腫恹其高至尺許每匠傳
藥亦不容輒近一醫言此非刺破不可客將聞之以
告憲、令裸跣而入但許以衰衣束于腰間分其髮

衰當作衰

為四小髻不裹巾此人傍立拱手曰腫已成熟到晚
間必自潰不假針砭之力也憲喜偶回顧侍妾忽大
聲掣叫則癰已穿決出膿血斗餘痛即止能起立蓋
醫磨半破小錢使極快置之舌下伺隙用之故立見
効淳熙末趙從善為冶鑄使者亦有此撓醫黃裳預
藏小刀長二寸者於其席下是日晚方從容笑談間
密取出如前所云遂去其疾兩者皆得厚謝

朱先覺九梁

嚴陵朱大知先覺以所居堂屋摧壞將撤新之陰陽
家謂九梁星今年在堂不宜動作惧于主人不利朱

負氣決烈不肯避忌聚材施工固自若也俄而匠因
削木忿爭運斤自斷一指流血痛手為命医治療未
甚全愈而未入室澡浴畢以手揉桶欲起足滑而跌
閃胸傷右虎口痕廣寸余痛楚不堪忍少定假寐夢
一神人責怒曰吾之所居故意觸犯如是本不相捨
念汝平日為善可加姑教汝盍于西南方精潔致祭
仍設白粥七椀果實七楮副以茶酒香紙庶可禳謝
不然無它策也朱覺而悔之亟如其戒少日平復其
子仲河教授說

節性俞齋長

紹熙四年太學節性齋長俞森德茂正據案綴文心痛暴作疾證危殆昏迷不省人事同舍守視環立忽恍然而寤所苦即平謂人曰適夢黃衣卒持牒來負一出器在後以牒相示其前書云風州牒俞齋長未及讀下語黃衣倉卒復掣去連稱差了也函器即歆反若傾倒之狀森幾有赴冥司之役豈不危哉明日前廓學諭俞梁字季梁者暴得疾立殂蓋季梁本為節性齋長既就職而德茂實代之且又同姓俞故致此誤朱仲河時在齋中正覩其異

潘夢旂母夢

平江士人潘夢旂本名某紹熙壬子秋母夢神人立
黃旗於門旗上有潘字下有易字偏而小覺以語其
子子曰夢想何足據明夕母夢如昔猶不謂然連夕
至三母明悟人也曰得非示汝改名為易之兆乎潘
曰其字既偏且小不可用諒使之改經爾潘素習詩
賦因是旋買易解講易諸書從師肄業久而益勤較
藝郡庠多中選稍以自信至慶元乙卯秋舉尚慮經
義難合有司程度復以賦自列已投試卷竟又夢向
者神人告曰曩歲立旗蓋是汝名易者汝本經也寤
而改名旗仍用易應試夜又夢神人曰當用交龍為

斫之斫字從斤乃可潘始大驚異從所言而加夢字
為夢斫是歲薦一舉登科右三事皆朱教授說

邊換師

路岐散倡邊換師將涉加興就邸於蘭闔中一日黃
昏時有少年子登門持錢置酒雖風貌侏儒然詼諧
俊敏深悅可人意數童隨行使令悉衣黑褐因留寢
宿但其人滿面多瘡貼以翠靨方款昵之間不容邊
捫其首天未曉託故而去自是往來如常一家初未
嘗見之邊亦不覺為異遂謝絕他客其母責誚之曰
汝執性若此何以供衣食之資邊曰每夕少年即至

必有所携豈得云無獲母驚問其詳始知之舉家駭
悖乃邀行天心正法吳道士使之驅治吳戒邊曰須
今夜來時試以紅線縫其裾庶可辨驗明夕客至怒
而罵曰相處許久那得見疑邊用好語解釋仍延同
寢伺其熟寐竟施前說及旦於所居之側溝渠間有
紅線垂出即而尋掘得一蚵蚹甚大線綴于背其傍
小者數枚皆帖伏不動杵殺之乃絕

華亭雨雹

紹熙五年十月八日晚華亭縣西北偶濃雲如潑墨
及四更後暴風震嚮從雲翳處來雷電雨雹交作橫

斜激射疾如箭彈穿窓透隙大如荔枝雖林木蔽陰之所亦不免害藩籬搗推無復限隔舟船蓬席漂蕩殆盡四遠呼呌之聲相聞震動一邑黎明少定雲色開霽其所傷壞比屋皆然唯云縣近境如此十里之外但疾風急雨而已人疑為龍物經過云

周夫面

平江城北民周氏本以貨夫面為生業因置買沮洳陂澤園裏成良田遂致富贍其子納貲售爵得將士郎未嘗事佛偶於家設醮與其妻同拈香謂妻曰外間誰喚汝妻才出則扃戶自刎矣父痛子不得其死

舉尸火化送者見灰燼中光采焯發如珠琲就而視之皆舍利也父愈悲悽為治陽山祖塋之側創一大刹使尊相寺故額倣城中萬壽寺之制規模宏偉仍度數僧居之凡費錢十餘萬緡乃寔亡骨于東廡如僧式立塔而繪其像以冠裳為飾然神采顧盼儼然一凶人也

吉州樟木

吉州軍資庫前樟木一株徑闊丈餘其四圍幾丈蔽陰亭下不見天日其中空洞深窅傍枝大者猶可充棟梁邦人相傳謂三二百年物也乾道二年六月因

暴雨雷震擊碎一枝皆憶龍所藏匿或妖蛇穴處迨
雨霽竅中煙氣蓬勃至暮不止沃之以水則煙焰益
熾將延及庫屋郡守葛立象見之亟命徙錢於他處
而萃兵匠數十人併力斫伐擾々終夕未盡乃已或
云側生一枝香於風水占候利宜春之巨室其家每
歲必越境致祭其下此三歲不來素人言家已凌替
然則此木遭厄固有定數亦云異矣

卜氏義僕

從事郎卜吉卿居于湖州之凡澤雇村僕顏勝推鈍
無能主人待之庸常初未常蒙私恩惠也卜調監台

歷食之恐致城

志之...

心...

又...

心...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州鹽倉久病羸瘠侵成勞瘵自念無可生之理紹熙

辛亥之夏勝忽發願欲救之徹夜禮拜北斗哀祈迫

切逮天明揮刀剖胃間肝即突出剖取四兩許煮熟

進於卜卜母知所來宗室子恭之祖塋也陰陽家吉

此塔成就其後必昌子恭果白揚州都監躡除觀察

使襲封安定郡王此朱教授所說凡九事皆錢仲本傳

夷堅三志已卷第七

此卷舊鈔本。原本脫去十氏至我僕下半
段。真如院塔五半段。當日應有今從時刻
補之。補其西。當補也。清品校事記。

夷堅三志已卷第八

漢張耳碑

越士焦惟和家因治居室買得斷石疑為古碑而字畫漫滅全不可識將以梵階所偶鄰人值崇物所憑昏悴幾絕俄而復甦亟詣問曰碑石曾用否曰未用鄰人曰宜速埋之向吾恍惚之際見石一丈夫露其半身壯極雄毅曰吾乃漢趙王張耳也汝為語焦氏無壞吾碑便堂座于土中不然必有奇禍悔之無及矣焦惧即如其說

道士竹冠

陳之柔滑稽之士也政和間攝京西路一尉達馬使者與一馬道士同見道士官金壇郎恃聲勢方張傲睨特甚即擬居上坐陳不能平訶之曰僧道不應壓俗人況是邑佐請就下雖黽俛從之意殊不樂使者降意牢籠以言慰籍指其所戴竹冠曰樣製甚士新不知名為何未及對陳遽曰此有兩名曰笑冠曰寫冠使者問有何所証曰犬上加竹為笑故曰笑冠馬上加竹為寫故曰竹冠真犬馬所戴也使大笑道士慚沮而退

呼延射虎

韓靳王督兵淮楚領背寇軍獵於郊道逢群虎下山
下令打圍甲士環合各以神臂克敵弓射之凡斃三
十餘其一最雄鷲目光如鏡毛茸皆紫色銳頭豈下
爪距異常羽鏃不能入跳勃跑哮萬衆辟易大將呼
延通奮怒馳馬與相當誓必取之伺其張口發大羽
箭正中舌上虎雷吼山上宛轉而死命從騎四輩舁
歸剥皮為鞍韉一軍壯其勇

楊立之喉癰

楊立之自廣府通判歸楚州喉間生癰既腫清而濃
血流注曉夕不止寢食俱廢醫者為之束手適楊吉

老來赴郡守招立之兩子走往邀之至熟視良久曰
不須看脉已得之矣此疾甚異先啗生薑片一斤乃
可投藥否則無法治也語畢即去子有難色曰喉中
清濃痛楚豈宜食薑立之曰吉老醫術通神其言必
不妄試以一二片啗我如不能進則屏去無害遂食
之初時殊為甘香稍復加益至半斤許痛處已寬滿
一斤始覺味辛辣膿血頓盡粥餌入口無滯礙明日
招吉老謝而問之對曰君官南方必多食鴈鵠此禽
好啖半夏久而毒發故以薑制之今病源已清無用
服他藥也予記唐小說載崔魏公暴亡醫梁新診之

曰中食毒僕曰常好食竹鷄梁曰竹鷄多食半夏苗
蓋其毒也命拔生薑汁折齒而灌之遂復活甚與此
相類

南京張通判子

南京張通判之次子患瘵症累年危困已極巫卜者
多云有崇會路當可與數客經過至京張聞其行法
有功捧刺往謁仍持狀投訴本末乞垂拯救時路君
名未大振同侶亦哂為誕妄至是攝衣正坐而語衆
曰吾為張氏治崇欲俱見之否衆覲躍乃各于其手
心書一符令侍立于後俄見一鬼吏若直符者携狀

去未食頃一金紫偉人當前致礼磬折廷下路詰之
曰尔為城隍神知張氏有鬼祟何不擒捉對曰見擒
在此衆不覺肅然吏卒擁一少年滿身被血以手障
面及心腹間慟哭久之問曰汝為誰曰我是張家長
子生前實不肖貽怒大人遂與舍弟同謀見殺利刃
刺心腹痛毒到今若父怒到子分所甘受至於弟殺
兄且席卷所有在理難堪此某之所以作祟也路委
曲開諭之云汝若取弟則乃翁無嗣冤債愈深何有
終畢又何益於是吾令汝父建黃籙大醮薦拔汝升
天似為上策汝意如何語言往復然後從命倏忽俱

不見張族聞之悉悲泣曰信有之路戒使速償醢願
病者漸安已而無恙而張氏憚費頓忘所約此子因
乘馬行河岸墜地折臂而死

陳州雨龍

陳州以六月不雨徧禱莫應父老詣郡守言旱既太
甚非路通判不能以致雨守素謂路為妄人殊不信
勉從之路欲就設廳作法亦唯々乃命施青布帝幕
園障四旁中一巨盆汲水半之焚香步叩叱咤良久
語守曰已請到龍矣守偕僚佐往視盆中隱々見一
物如羊豕而小蟠伏不動腥氣遠聞凜然覺寒色始

林分

寔

加異焉嚴奉至三日又語守曰今日親行雨勢必小
異而去幸勿驚惧也日亭午白氣如焚絲自盆出於
幕外俄頃陰翳晦昧飛電震連穿揭屋脊一府吏士
僵仆相屬大雨翻傾迨暮甘霖盈尺遠近沾足遂成
豐年

東海紫金竹

宣和間海州東海縣治內叢竹生筍有紫金蛇一條
蟠遶一筍根凝然不動光彩射人至於解箨乃不見
竹竿從本至末如紫金線界至于解行極可愛縣宰
劉逢作詩表出之其一道百許疑引鳳來何晚却恐

百計

誤已

為龍去莫尋後不復有此種竹也

自嶺錢王廟

溫州之境與福州相接道中地名台嶺有小叢祠揭
曰錢王廟不載祀典亦不知起于何年及錢氏何王
也土俗往來咸加敬事細民貧窶不給旦暮者過之
有禱乃以竹根振撥地中必得一二百錢多至或五
百錢度其心中所冀弗過與也越人虞叔曹性滑稽
細由祠下焚香再拜乞賜黃金十兩搢、終日無所
獲而去

胡園荔枝殼

吳人胡百能為李平叔言其族居姑蘇有名園當春時縱人遊賞至三月將暮芍藥盛開天氣清和士女群集叔偶獨行散步至園角小亭最居幽曼處遙聞其上笑語惟洽就視之見供帳甚濟數黃衣少年共飲侍妾六七人顏色媚豔亟趨避之既去百步竊意黃衣非士庶所服復回望之已無所覩但得荔枝殼十餘枚其大如鵝卵芬香觸鼻袖之以歸百能云曾見之非世間物也

鏡湖大鏡

會稽鏡湖在唐日廣袤三百里後來貧民盜占為田

今之視昔不及十分之一也崇寧間漁人夜引網罟覺甚重強加挽拽竟不能舉乃召集同輩合力久而方升乃一大古鏡方五六尺厚五寸形模奇怪或持以鑑形於昏暗中腸胃肝鬲皆洞見之置之舟內欲明日賣詣越府貨于市忽鏗然有聲光采炫晃湖水如畫俄頃復躍於波心風激浪湧移時始定湖濱父老今尚有及見者

五通祠醉人

會稽城內有五通祠極寬大雖不預春秋祭典而民俗甚敬畏紹興甲子歲一男子醉入祠中卧東廡下

時當盛暑大雨暴作男子睡夢酣熟間叱起者三膽
氣方張恬不介意忽震霆擊柱煙熖蓬勃遂為雷火
所灼半体焦赤鬚眉俱盡呻痛而出人皆笑之經月
後乃漸平復李子永親見之

長垣婦人

宣和中開封長垣縣兩弓手過村野巡邏遇婦人攜
一猪蹄獨行為三狼所逐叫呼求救即杖矛為逐去
之而留道之左午飯婦人先去復為狼所窘勢危甚
弓手亦至又逐之彼處距婦家百餘步因偕至其居
婦謝曰兩鄭級不救我已死了本以老母病買猪蹄

擬供饌今輒以為報既賁熟暫出沽酒久而不歸其
仆子訝之沿塗尋訪則什於地下狼咋其喉死矣略不
啖食委之而去是日三與狼遇竟不免豈其宿命有
負乎

浴肆角簫

京師浴肆給使之隸夜後收拾器具獲一客所遺黑
角簫僅如指大啟之其中有藥如面膏意必治眼者
所用其母久苦目生青翳障凝結已十年全不能見
物漫以點注睛上母呼呌徹曉云極痛楚予視之兩
翳若刀裂開即明潔如昔謂為神賜祕藏其余數月

後妻病赤目仍以藥點之其痛與母等且不堪忍迨
曉双睛皆枯又一年浴客復至云去歲遺下小藥甯
不知落何許給使者具陳本末客駭曰此藥能滅去
點墨為性至毒詎可施諸眼中耶盧仲礼時在郿城
正聞此說

唐草廬訪

京都之俗士夫家殯葬經由之處巡檢司例以十數
卒持朱旗導前不待告約到墓次俱量攜酒炙而已
宣和間保義郎唐草為城北壁巡檢有貴璫塋其父
草率衆迎引頗盛于常時璫大喜邀之相見極口言

謝問目今是何官資曰保義郎又問做得恁差遣曰
不過兵馬監押耳曰可作廉訪乎草知其不曉外間
官秩高下乃曰此在朝廷擢用草豈敢望耶留飲而
去至十日中批唐草牋事修舉特與轉修武郎繼除
河北路廉訪使者草駭不敢承詣璫門求見守候連
日始喚入亦不接坐方欲致詞叙謝璫抗聲曰朝廷
用人何預我事叱之使出後宛轉再三懇辭猶改知
霸州任滿竟申前命璫不招恩歸已一時流輩中為
可加也

富池廟詩詞

巫

大江富池口隸興國軍有甘寧將軍廟殿宇雄嚴行
舟過之者必具牲醴祇謁紹興初劇賊李成數萬衆
欲攻軍城禱祠下求吉卜神不與成怒大言慢傷擲
盃投於地玆忽起帖於柱上陰雲陡合雷電交至成
震布率醜類函拜祈哀方止果為官兵所敗即丁志
中所書以為馬進者也李子永嘗自西下舟次散花
洲有神鴉飛立檣竿久之東去即遇便風晡時抵岸
步青蛇激箭而來至舟尾不見是夕蟻泊明日寐神
其前大樓七間尤偉壯郡守周少隱采東坡詞語扁
為卷雪海潮漲時石柱半插入水方三伏中登望江

三

送公

跋

面萬頃，群山環合，清風不斷。子永作詩曰：「卷雪樓前，
萬里江，亂峯卓列，森旗槍。上有甘公古祠，宇節制，洪
流掌風雨。」甘公一去，踰千年，至今忠氣猶凜然。我來
丹拜攬塵跡，叙陽白鳥橫，倉煙初題梁間。時本云：「英
風凜然，如有人掣其肘者，乃改為忠氣。」又賦望月水
調歌云：「危樓雲雨上，其下米扶天。群山四合，飛動寒
翠，落簷前。盡是清秋，闌檻一笑波翻。濤怒雪陳，卷蒼
烟。炎暑去無迹，清駛久翩。夜將闌，人欲靜，月初圓。
素娥弄影，光射空際，綠蟬娟。不用濯纓垂釣，喚取龍
公仙駕，耕此萬瓊田。橫笛望中起，吾意已超然。及旦

移舟神鴉青蛇俱送至長風沙乃止

任天用夢

紹興辛巳冬江上用兵任天用守官南康攝星子縣
事治山寨于黃石高作草舍五百間日役五百人設
三隘口甚險固將奏功夜夢人着黃道服携杖來謁
語之曰重役良苦然終亦無用空擾民耳天用意殊
不平數日間報虜亮自焚果如神告

浪花詩

曹道冲售詩于京都隨所命題即就群不逞欲苦之
乃求浪花詩絕句仍以紅字為韻曹謝曰非吾所能

為唯南薰門外菊坡王輔導學士能之耳他人俱不
可也不逞曰我固知其名久矣但彼在館閣吾儕小
人耳豈容輒詣曹曰試携佳紙筆往拜而求之必可
得于是相率修謁下拜有請王欣然捉筆一揮而成
其詩曰一江秋水浸寒空漁笛無端弄晚風萬頃波
心誰折得夕陽影裏碎殘紅讀罷無不嗟伏

亡友李子永所作蘭澤野語已未用之其前志矣子
永下世十年予念之不釋故復擬其可書者十七事
稍加潤飾以為此卷

夷堅三志已卷第八

夷堅三志已卷第九十四事

會稽富翁

會稽富家翁積以不仁豐屋晚歲忽令匠者造小耕犁一具長廣才三尺匠不曉其何所用如戒為之翁捧視甚喜即據地作牛狀以背挽負偏耕屋下至于摩膚流血不能自己家人勸止之且收藏其具則垂泣不食居舍之內地皆穿陷凡十餘日竟詣廁食不潔而死

陳瑩中夢作頌

宣和壬寅陳瑩中自南康謫所徙楚州李景淵為天

台守遣信致書慰問安否未至前一夕夢作六言頌
云靜坐一川微雨未辨雷音起震夜深風作輕寒清
曉月明歸去及答李書因以寄之是年寒食陳下世
秋八月李亦捐館終於朝奉大夫直秘閣

泗州普照像

林靈素既主張道教而廢釋氏政和中詔每州置神
霄宮就以道觀為之或改所在名利揭立扁榜泗州
用普照寺正僧伽大聖道場也黃冠環睨大像雄嚴
嚴尊雖已入據室宇而未敢毀撤乃出金帛募人先
登其趙氏不肖子本已宦旅漂泊夫圖來為宮衆服

役利于激擣奮臂揮斧首擊像身余輩譟而從之百尺華裝頃刻糜碎覩者嗟愴掩泣不旬日趙子兩手潰爛浸淫肩臂迨于全体膚肉鮮剥若被剗剔者呼叫不絕聲閱百日乃死

婺州王石穴

婺州金華民鑿山取石望一穴中空、然就之正黑凝睇良久微若有光因燭火照之則左右粲爛皆玉石也或小或大形範不一如佛菩薩像僧道士像人物鬼神禽畜魚果雖不必全類而至巧天成非世上凋刻之所能及携出至外審視鮮明潔白愈於良玉

但差晚耳村人爭賣負售販所獲甚厚穴入坎愈深
莫測源極其物益佳有健夫數輩秉炬窮探轉行地
底仰空側眺玉色如大牙至積水垠對岸多玉几長
丈余陳列器皿琴笙鍾磬男女拱坐或作老人偃伏
環繞上下品數千百製作之妙又非前比方欲褰裳
涉水、深難厲一白龍突然而興怒目炯射為搏噬
之勢衆驚奔而出一無所將是夕大風雨穴復合無
隙其後莫敢發掘今婺人猶有收藏器物者

婆律山美女

政和中南蕃舶來泉州客與所善者言占城及真臘

兩國交界有大山名曰婆律比歲一夜風雨震電變
怪百端至天明乃止石壁中裂美女二人姍々而出
其貌傾城占城人得之以獻於王真臘聞之遣使求
一不遂所請滋不平至於興兵爭鬪殺傷其衆經年
未已

甜水巷蛤蜊

李士美丞相劉行簡給事因入京師同就甜水巷客
邸傍一富家相近李與之姻舊常相遊從某術士寓
巷內新有談命聲稱其能者籍富子邀二公詣之各
携百錢既至環座滿席李欲親試之乃交互其年月

先下二百錢議富子命不能中劉忍笑胡盧不復再扣而出時天寒欲雪富子約二公曰家有新釀擬奉一醉遇市人撲蛤蜊者都城所鮮見劉以所餘百錢獲勝命僕持捧隨往富家飲兩杯竟而蛤蜊來示皆渠泥也

右六事亦得之李子永

興國大乘佛

贛州興國縣大乘寺宋梁時所建歲久頽圯唯有古殿存其後僧徒稍隨力營立邑宰曾君又取其西北隅屋數間為義學慶元三年十月十四日夜火作盡焚師生所據之廬煙焰蔽天主簿官舍在傍遠望者

且謂必為煨燼之區耳及縣治矣寺後豫章大木枝幹拂簷與藏殿相連下接義學皆無纖毫燎損固以為異又石佛一軀亦二百年前故跡形相端嚴精神溢出巧於鏤木塑畫者覩之敬嘆皆自以為不可及亦在齋舍之側附近既為飛埃佛坐之頂僅留數椽而左右前後悉無煤污觀者贊仰焉主簿余鏞勸主僧正宗重脩法堂易其扁榜曰無量壽石佛殿大書金字表而出之或謂佛示現神通欲大其居而正其位故出火以警之縣學校不應別又建學蓋與潭衡南康書院之制同可謂贅也

金冲庸說

乾紅貓

臨安內北門外西邊小巷民孫三者居之一夫一妻
無男女每旦携熟肉出售常戒其妻曰照管貓兒都
城並無此種莫要教外聞見若放出必被人偷去我
老無子惜他撫便與親生孩兒一般切須挂意日日申
言不已鄰里未嘗相往還但教聞其語或云想只是
虎班舊時罕有如今亦不足貴此翁切、護守為可
突也一日忽拽索出到門妻急抱回見者皆駭貓乾
紅深色尾足毛鬚盡然無不歎羨孫三歸痛審厥妻
已而浸、達於內侍之耳即遣人以厚直平買而孫

傳下同

拒之曰我孤貧一世有飯吃便了無用錢處愛此猫如性命豈能割捨內侍求之甚力竟以錢三百千取之孫垂泣分付復簪妻仍終夕嗟悵內侍得猫不勝喜欲調馴安帖乃以進入已而色澤漸淡才及半月全成白猫走訪孫氏即徙居矣盖用染馬纓紉之法積日為偽前之告戒簪怒悉姦計也

馬相孟章說
盖親見之

傳夢泉

傳夢泉于淵建昌人臨川從陸九淵子靜為學故持論虔已或近於異為衡州教授令士人勿作時文至秋試皆不中選晝坐值舍其家遣僕報女病薦或勸

使歸視答之曰病者自病於我何預焉續報其死亦
漠然不顧通判王恭之一子年已長大慕其名命入
學受業陸治一室處之不許以書筆策硯自隨曰學
道當從靜默始王生本無見趣矻々半年幾成癡疾
父乃呼之歸衡陽有向氏花圃海棠甚盛方花時陸
折簡邀諸生六十人往賞之人自携一杯一甌一椀
并匕箸既畢集布席花間列坐以大壺貯酒大桶盛
飯羹齋僕舁至前隨意酌取賦古風一篇示之其句
有云吾非愛海棠吾愛與吾惡海棠自海棠諸人略
無和者慶元二年改秩去

陳鼎說

建德茅屋女

筠州城民蔡五善刺綉五色及畫梅竹早孤與兄弟同居久而不睦獨身出他郡行游淳熙十六年年三十有六矣到池州建德市求趨縣人李二郎喜其技藝精巧使孫姬為媒欲以女嫁之是歲十月就舍方礼席入帳驚呼而出称李家詐裝男作女欺脅我孫姬解之曰李只有一女色貌不凡安得如汝所說得非眼花心乱致生此見姬揭帳視女乃知果具二形強蔡使成婚其女面濶幾一尺而額總寸半額尖若錐蔡謂姬云我曾有小詞正是詠一姐問其云何曰

吾意間不愜但記一句曰瘦得臉而兩指來大嫗知其不樂勸之留連紹熙元年二月竟不告而去甫出郊五里遇茅屋內一女子倚門斜立前揖之女歛手笑荅各詢姓氏女曰我姓楊第二自建康府隨丈夫為商中道相失拋我在此受苦蔡亦以弃妻告兩意訴合蔡潛歸李氏取衣衾錢物至挾女而西駐于江州累月李遣僕訪求得之即遁往興國軍二年四月有僧頂笠過門見女指為鬼怪蔡怒以為僧必解妖術吾幻化吾歸叱罵而去女曰禿賊不可耐我與尔作夫婦歲餘今已懷妊白地撰此惡語已而生一子

名曰興哥又詣徙鄂渚安居自適四年九月始北往
荆南將渡江與女偕有術士劉三郎者能靜識異物
俗稱為活神道偶同舟密告蔡曰如汝本妻在建德
斯人是建康楊家小倡女死已八年如何可相處虛
靜張真人尋他多時不知却在此處蔡猶不信五年
四月于荆南客店綉衣領女理葺在側忽一道士戴
鉄冠左持水盂右手仗劍直入店吸水嘆女女大呌
一聲即不見道士語蔡曰幾壞汝性命此婦人是建
安女倡楊小姐若不去之將更為人害蔡起拜謝失
之矣

石牌古廟

浮梁縣外石牌村民胡三妻董氏以紹興四年六月
暴死慶元元年二月黃昏時胡三在房內坐忽困怠
如睡見董來驚問之曰汝不幸下世將及兩年何故
又到此董泣言好教你知舊日有何師者得一獼猴
縛之高木上餓數日乃煉製熟泥塑于案上送入
山後古廟祭以為神後來成精怪發靈我遂被他取
去言訖辭別次胡豁然醒明日咨訪父老果得廟有
神像正所謂獼猴者即用刃揮擊斬首血流滿地遂
毀其室宇

曹三妻

饒州安仁縣宗德鄉民曹三妻黃氏有二男一女慶元三年二月死既葬之後至十月一日其女一娘從夫家歸設供正哭泣間聞灵座內嬰孩之聲漸高漸近忽一光頭小兒自灵幄走出俄然長大如黃氏生前拽女衣而問曰我在生之日辛苦看蚕緝麻亭三年艰辛織得紬絹三十疋布十五疋寄頓汝家正要防身汝是我親生之女如何欺死瞞生便不將出宜盡數還我教父兄背嚮充修營費女竦惧曰告娘少待容只今取來其夫家甚近頃刻而至黃與曹談說

往事無一差誤誦經卷了畢稍復縮小再入幄坐而
沒

葉七為盜

景德鎮貧民宋四其妻張七姐慶元三年五月初夜
如廁聞有呼之者張應曰誰人喚我曰葉七也張問
是何處人曰只在近鄰舍何故不相識張曰夜已向
深似不當到此葉曰見尔家窮乏有見錢一貫特用
相助張喜接錢還室葉亦去明夜又来扣門復致錢
五百自後夕、如是積錢得幾十千經年月遂通社
席之好及六月又以衣服冠梳及銀釵與之卷內程

百二妻因過宋氏認得張頭上釵及所着冠衣皆其物也謂為盜擬執搦告官報集里舍皆至張云係是葉七哥日前送來與我者了不知其故程妻亦念張七姊不曾來我家難以殮我作賊且詢葉七來歷形狀張悉從實備告之衆皆愕然有鄰老張二云其人已死二十餘年葬在宋家東司籬外吾聞此鬼在外迷惑人前後非一今子孫久絕試共發墳驗之衆曰諾既舉板已朽爛而僵尸不損凡諸家先所失物多有在其側者乃焚其棺而投諸水中

右四事
徐謙說

衛勲傷足

鄱陽王大辯助教之後妻姜氏耽酒喜鬪嘗因爭怒發忿獨往寄食於妹壻衛勲之舍妹教之曰王老前室有子婦當着意閑防不宜假借顏色以招悔侮經兩月勲送之歸大辯聞前言頗加責誚勲深抵諱曰吾妻無是語苟如此昭：在上吾當只以今日遭不吉之報大辯推謝留與飲而去初勲將出門時若有自後呼之曰秀才莫出則好即而視之無人焉以為耳妄聞不顧而行及還抵所居巷口賣漿民黃二家一白狗從足跟緊啣其鞋叱之不退急擺脫之狗亦拋擲弗齧路人怪其猥惡共持棒擊逐勲丹着鞋了

已 回頭視之不覺跌仆于地元非有物絆礙也痛極不

能起見者報其妻子來左股脛骨已斷狗是曰竄佚

飭

不知所在矣自慶元二年秋治療至四年之春始覺

愈然須策拐乃可移步勲聚徒為小學謹飭安分被

傷時年六十有五可謂奇禍云 大辯說

夷堅三志已卷第九

原舊鈔今無第十卷
餘當從鈔補時刻百十二